姹紫嫣紅，白駒上陌





◀白先勇小說集《台北人》中的作品〈一把青〉於二〇一五年被改編成電視劇，搬上熒幕　劇照

白先生說，要「為逝去美造像」：

> 我寫的那些人裏頭，雖然時代已經過去了，可是他們在他們的時代曾經活過……在他們的時代裏是有意義的一生。

這些人與事，帶着一點不甘，有的與時間砥礪，更多的是和解。去日如白駒，歌者猶遺存。

據儿曾看

作者：葛亮，小說家，學者。
著有《北鳶》《朱雀》《七聲》《戲年》《謎鴉》《浣熊》等。

因爲去作一個關於白先勇先生的講座，重讀《台北人》。一讀之下，只覺得恍若隔世。第一次讀這本書，還剛上大學，覺得書裏頭寫的，都是陌生人。如今再讀，卻都是似曾相識的故交，舊人重逢一樣。這才意識到，不同的年齡和心境，讀同一本書的感受。

女人仍舊「縱橫捭闔」

台灣公視，近年連續以白先勇的小說爲題，拍攝了幾部電視劇。聲名大噪的是《孽子》。之後便將目光投向了台北人。《孤戀花》和《一把青》。兩部中間相隔了十年。那時的袁詠儀是雲芳老六，演縱橫百樂門的花國皇后，操着不純熟的粵式國語，卻並不違和。袁與生俱來有一種舊人氣息，這很微妙，或許臉上始終有種曾經滄海的肅穆。她在稚齡時，拍過的《新不了情》，裏面就有。那個女孩兒，純眞，但因爲混跡市井江湖，自有一番和年齡不相稱的世故。《孤戀花》中，這女孩兒或是長大了。世故成了風塵氣，但仍有一種剛毅和清醒，是可以定海的。更好的是李心潔。這時的她，剛拍過彭順的《見鬼》，演技已有心得。但難得的是，這裏面的五寶。眼底仍然乾淨，沒有一絲霧霾。但又盛得下人生的重量。裏面有一個鏡頭，雲芳對她細數過往，痛定思痛。五寶只微笑着，淡淡說，阿姐也是吃過苦的人。

小說裏頭，這五寶長着一張三角臉，「短下巴，高高的顴骨，眼塘子微微下坑」，雖然眉目端秀，卻是悲苦的薄命相。李心潔演得好，好在將這苦埋進心裏，臉上卻是哀矜勿喜。還存有一點對時世的討好。雲芳與她兩個，在蘇州河上，她說景色美。雲芳說，「生活過不下去，哪有心情看風景呢。」她微笑，依舊還是四圍看着。

《台北人》是遷衍與放逐的主題。白先生筆下，這些台北人是政要大員，富商大賈，也是暮年老兵、還有惶惶而來的升斗小民。到了新的地方，都要安身立命。這裏頭不包括五寶，她橫死在了上海。雲芳從上海「百樂門」的紅舞女，成了台北「五月花」的經理。如她一般的，還有尹雪艷、金大班。這時，男人們多半斂了聲氣。但這些有鬥志的女人，到了台北，仍然要縱橫捭闔。和男人鬥，也和寥落的世界鬥。儘管這戰場，格局小了很多，「百樂門的廁所，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還寬敞些呢。」金大班曾經滄海的感嘆，有鄙夷，更多的怕是不甘心。但她和尹雪艷，到底是東山再起。練就了火眼金睛，四兩撥千斤，也練就了處變不驚。白先生在訪談裏頭說，將尹雪艷是當作「尤物」來寫，續了飛燕、太眞的傳統。徐壯圖一個有爲青年，爲她家破人亡。她自有膽參加追悼會，無所避忌，順道就在追悼會上約了牌搭子，到自己的公館裏打麻將。

人心的硬，不是一時一地的練就。《一把青》裏頭，年輕的朱青中學未畢業，嫁給了飛行員郭軫。郭在徐州一戰罹難。朱青抱了郭的制服，要去給她收屍，有人攔，便亂踢亂打，一頭撞在電線杆上。醒了病了幾個禮拜，只剩一把骨頭。待到了台北，輾轉重逢，朱青已是歷練風塵的女子。和空軍裏的新兵逢場作戲，唯獨對一個小顧似動眞情。然而造化弄人，小顧卻也在桃園機場空難喪生。人再去看望朱青，卻見她「正坐在窗台上，穿了一身粉紅色的綢睡衣，撈起褲管蹺起腳，在腳趾甲上塗蔻丹。」戰火，生死，時代，人心，哪一樣不是將人生生地磨硬了，磨糙了。

男性多是「黯然落暮」

歐陽子稱這本書，認爲白先勇與福克納最相似的地方，是多寫「現實世界的失敗者」。如是觀，書中縱然仍是一團錦繡，但總是舊去了許多成色。「原來姹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。」或是《台北人》中女性的嗟嘆。相較下，白先生寫男性，落敗的悲壯感更濃烈些，或許不及女性因地制宜，入鄉隨俗的本領。這些人，並不見得都是青白的脊背，瘦細身形的年輕「零餘者」。況味不盡相同。其中有幾篇，寫老境中的男子，自有一番見微知著的格局。《梁父吟》裏有兩處意象用的極好。寫樸公的書房，一幅中堂，是文徵明的《寒林漁隱圖》。兩旁聯對，確是鄭板橋的眞跡，「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」。一是主人公自喻處世之態，一是其應對常變之心。樸公年屆古稀，年老的副官也已過花甲。前者和王孟養有桃園結義之誼，古稀公祭辛亥同儕，悼亡的是時代，也是自己。這文中頗多隱喻，耐得推敲。一是樸公幼孫效先背誦《涼州詞》；一是樸公與雷委員對弈，竟不覺懞然睡去，待他醒來，雷委員恭然告辭。樸公道：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。改日你來，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。

《冬夜》裏，兩個多年未見的老友。一是衣錦還鄉，一是黯然落暮。可都不談當下事，遙憶「五四」運動，說到年輕時「勵志社」的老朋友，多半不在了。活着的，境遇又大相逕庭，有的潦倒度日，有的加官晉爵。最後故人告辭，余教授的囑託，卻是自覺難以啓齒地爲稻粱謀。其中有一個段落，寫得頗令人唏噓，余嵌磊被老友談起少年時打進趙家樓的壯舉：

「余教授那張皺紋滿布的臉上，突然一紅，綻開了一個近乎童稚的笑容來，他訕訕的咧着嘴，低頭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雙腳，他沒有穿拖鞋，一雙粗絨線襪，後跟打了兩個黑布補釘，他不由得將一雙腳合攏在一起，搓了兩下。」

這便是曾經滄海和現實的黯然。多少英雄意氣，終敵不過時間如洗的磨蝕，乃至一個日常細節落魄的提醒。這些男人，以回望的姿態，作爲最終志向未酬的救贖。《國葬》被稱爲《台北人》的結語。一個老副官，跟了長官李浩然一輩子，後卻因身體原因被遣散。「打北伐那年起，他背了暖水壺跟着他，從廣州打到了山海關，幾十年間，什麼大風大險，都還不是他秦義方陪着他度過的。」將軍歿去。如今他回來奔喪，無人識得，再見故人，卻盡已物是人非。

遷徙是「人的試金石」

生者悼亡的意義，是由遠及近，推人及己。秦義方回憶李將軍，戎馬倥傯，一字一句，沒有他自己，但又全是他自己。在白先勇筆下，「義僕」是重要的人物意象。他們猶如歷史坐標，本無聲息，似有若無。卻是立足當下者，連綴過往。《國葬》的年老副官，《思舊賦》中的羅伯娘與順恩嫂，皆是如此。主人傷逝，缺席。他們便是主人及時代的生命鏡像，是對過去的招魂。招之即來，揮之不去。

最後想說的，是這書中所寫，中國人的體面。大的遷徙，是人的試金石。你要放棄所有，或者被所有所遺棄。連根拔起。財富、聲名，家世，所有的累積，皆蕩滌一空，只餘一具皮囊。但是你身上的烙印猶在，榮譽似負累，也似原罪。於人終有所支撐。《花橋榮記》，借米粉店老闆娘之口，道出世家子弟盧先生的前塵往事。「盧先生是個瘦條個子，高高的，背有點佝，一杆葱的鼻子，青白的臉皮，輪廓都還在那裏，原該是副很體面的長相；可是不知怎的，卻把一頭頭髮先花白了。」衆人的人倫禮義消弭在了市井的粗礪絕望中，盧先生堅守着家鄉桂林的一紙婚約。這是他最後的底線，也是崩潰的邊緣。

《遊園驚夢》中的藍天玉，原是名伶，在南京嫁給了年老的將軍錢鵬志。將軍去世，身後凋零，錢夫人自然風光不再。只因「長錯了一根骨頭」。富貴若浮雲。十五年後，她赴當年姐妹桂枝香竇夫人的家宴，穿的是一件壓箱底的墨綠杭州旗袍。她記得這種絲綢，在燈光底下照起來，綠汪汪翡翠似的，大概這間前廳不夠亮，鏡子裏看起來，竟有點發烏。難道眞的是料子舊了？這份杭綢還是從南京帶出來的呢，這些年都沒捨得穿，爲了赴這場宴才從箱子底拿出來裁了的。早知如此，還不如到鴻翔綢緞莊買份新的。可是她總覺得台灣的衣料粗糙，光澤扎眼，尤其是絲綢，哪裏及得上大陸貨那麼細緻，那麼柔熟？

這份體面，到底要的有些勉強。寧舊勿新，仍看得見骨子裏的一份自尊。白先生說，要「爲逝去美造像」：「我寫的那些人裏頭，雖然時代已經過去了，可是他們在他們的時代曾經活過……在他們的時代裏是有意義的一生。」這些人與事，帶着一點不甘，有的與時間砥礪，更多的是和解。去日如白駒，歌者猶遺存。

（文中小題為編者加）



▲白先勇著，初版《台北人》（晨鐘出版社，一九七一年）



▲《台北人》簡體版（花城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）



▲台北給人的感覺頗有些「美人遲暮」　網絡圖片



▲白先勇負責策劃的校園版《牡丹亭》京港聯合匯演昨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　大公報資料圖片



▲電視劇《孤戀花》二〇〇五年由台灣公視拍攝，袁詠儀、李心潔主演



▲明文徵明《古木寒泉圖》　網絡圖片

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